



浙江文献集成



郁达夫全集

第九卷 杂文(下)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卷主编 陈力君

郁達夫全集

第九卷 杂文（下）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家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所写的政论、杂文、演讲、启示、声明等杂文一百七十七篇(则),其中《平社成立大会特刊·发刊词》为首次收入全集的佚文。收入本卷的作品,已对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作了修订。

本卷作品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无明确写作时间者,则参照初次发表时间。

遗 嘱*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友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弄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荀，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 文中所提及的作者年龄、经商时间及国内子女情况等，均与事实有所出入，另有原因。

目 录

估 敌	(1)
《晨星》、《文艺》征稿简约.....	(6)
希望于投稿诸君者!	(7)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	(8)
南洋文化的前途	(10)
再告投稿诸君	(14)
战时学生修养	(15)
友人们的消息	(17)
夏芝的逝世	(18)
日本思想的中心	(19)
编者启事	(24)
废历的新年	(25)
介绍《淹留百首》作者	(27)
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	(28)
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开幕词	(29)
读《毛拉在中国》	(32)
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36)
苏联与日本	(41)
编者启事	(44)

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	(45)
介绍黎泽闾先生	(47)
杂谈近事	(48)
和从哪里讲起?	(50)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	(53)
文协近讯	(55)
福建的防卫问题	(56)
日本的议会政治	(59)
《逆词》编者按	(62)
日本的赌博	(63)
獭祭的功用	(64)
空袭闲谈	(66)
图书的惨劫	(70)
谈轰炸	(72)
教师待遇改善问题	(75)
文字闲谈	(78)
抗战中的教育	(80)
祝教师们的奋斗	(83)
看英将妥协至若何程度	(85)
倭武人的神化	(86)
倭敌已在想绝计了	(88)
《投效中国的日本人》编者按	(90)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	(91)
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96)
捐助文协的计划	(100)

致电英京新闻界·····	(102)
编者启事·····	(103)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	(104)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106)
孔夫子博览会开幕词·····	(108)
敦请出任售票顾问函·····	(110)
写作的内容·····	(111)
“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	(113)
致重庆国民政府电·····	(114)
“九一”记者节·····	(115)
对新闻纸的饥渴感·····	(117)
纪念“九一八”·····	(119)
今年的双十节·····	(122)
我国语言文字·····	(125)
敌人的文化侵略·····	(127)
语言与文字·····	(130)
战时的忧郁症·····	(133)
利用年假·····	(135)
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	(136)
迎新小感·····	(140)
关于宪政·····	(141)
敌阁的倒溃·····	(143)
文人的待遇·····	(145)
美倭之间·····	(148)
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151)

《南战场寄妻的信(一)》编者按·····	(154)
勿骄勿馁的精神·····	(155)
等春季过后·····	(157)
废历新年·····	(158)
敌军阀的讳言真象·····	(160)
粤桂的胜利·····	(162)
文艺上的损失·····	(164)
敌在浙闽的攻势·····	(166)
永久的和平·····	(168)
错综的欧局·····	(170)
因谋保障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	(172)
从苏芬停战说到远东·····	(174)
土罗的问题·····	(176)
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	(178)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180)
《教育》周刊发刊辞·····	(182)
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185)
欧战扩大与中国·····	(187)
为己与为人·····	(189)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190)
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192)
《中条行》编者按·····	(194)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195)
华中大捷与色当战役·····	(199)
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	(201)

敌我之间·····	(202)
意大利参战与敌国·····	(209)
编者启事·····	(211)
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	(212)
图书馆与学者·····	(213)
文人的团结·····	(215)
今后的世界战局·····	(217)
敌最近的侵略形势·····	(219)
叙关著《现代报纸论》·····	(221)
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	(223)
敌国目前的致命伤·····	(225)
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	(229)
密锣紧鼓中之东西战局·····	(233)
“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	(236)
太平洋上的“八一三”前夜·····	(239)
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	(242)
关于侨汇之再限制·····	(245)
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	(248)
华北捷讯与敌阙之孤注·····	(252)
欢迎美国新闻记者团·····	(255)
英美合作的反应·····	(259)
敌人敢发动新的攻势吗? ·····	(262)
荷印·越南·以及中东·····	(265)
介绍杜迪希·····	(268)
今天是“九一八”·····	(269)

“九一八”九周年·····	(271)
欧局僵持下的越南·····	(275)
美苏接近和远东·····	(279)
越南降敌后国际的反应·····	(283)
欧战的持久和扩大·····	(287)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	(290)
轴心国联盟与中国·····	(293)
美国、苏联与轴心国·····	(297)
缅甸与中国之友谊·····	(301)
欧战重心的转移·····	(305)
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	(309)
滇缅路恢复运输后的远东·····	(312)
巴尔干现状与苏土英·····	(315)
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319)
美国的决心与轴心国·····	(323)
敌内阁又将改组么?·····	(326)
关于租税及南洋商联会问题·····	(329)
敌寇又来求和·····	(332)
编辑余谈·····	(335)
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	(336)
汪记《中华日报》上“打倒汪精卫卖国贼”标语·····	(340)
介绍敬庐学校·····	(341)
因鸦片而想起的种种·····	(342)
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	(344)
诗人杨骚的南来·····	(346)

介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347)
平社成立大会特刊·发刊辞·····	(349)
《七大问题》序·····	(350)
谨献给《南风半月刊》的编者·····	(351)
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	(352)
《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	(353)
《马来亚的一日》的补充·····	(354)
关于《一日》的展期·····	(355)
《哭杨云史先生》编者附识·····	(357)
《马来亚一日》征稿启事·····	(358)
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	(359)
民主国家将在远东首先胜利·····	(362)
配合抗战形势的抗战文艺·····	(365)
太平洋风云险恶中之“八一三”·····	(367)
远东情势变化的预测·····	(370)
编余杂谈·····	(373)
削弱侵略者的实力·····	(374)
关于《马来亚一日》及其他·····	(377)
编余杂谈·····	(378)
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	(379)
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	(382)
欧战二周年与远东·····	(384)
敌美谈商与敌阁的危机·····	(387)
关于《一日》的稿件·····	(390)
澳洲缅甸与中国的交谊·····	(391)

太平洋危机移到了大西洋·····	(394)
十年教训·····	(397)
反侵略国际大会感言·····	(400)
敌寇会马上向苏联进攻么? ·····	(403)
以德苏战局为中心·····	(407)
三十年的双十节·····	(410)
郭诞过后·····	(412)
遗 嘱·····	(414)

估 敌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缢鬼怖人，其技不过七十二变，纵使变尽狰狞丑态，犹不能摇动定者之心。结果，缢鬼只能自食其报，大叫一声，化作几点腥血，入瓮而就毁灭之范。我们抗战一年有半，侵略者无恶不作，无丑不演，现在是快到第七十二变的时候了！我们镇静观变，各线都趋于稳定，一九三九年的卯运新开了！这时候正好来细数一数这怪物的种种伎俩。

最初，敌人原懂得百战百胜，犹未为善，不战而胜，斯为上策的论法的。所以只竭尽其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的毒辣手段，以期于不费一矢一卒之间，实现其蚕食野心，灭我种族。“九一八”鬼脸一变，居然得到了绝大的成功，其后便故技是逞，得寸进尺，今日冀东，明日平津，几几乎鬼蜮而衣冠，演成了得意忘形的大丑剧。不意“七七”芦沟桥，“八一三”上海的两次玩火，终于焚毁了它的绿发獠牙，食刺猬而中伤，吞胡桃而遇壳，骑虎势成，小鬼才发见了仁慈的天使，终于也有发雷霆的一天。

平时自夸自号的东亚盟主，一等强×——本来似乎是个“国”字，实在却系一个“盗”字，所以从略——等纸糊高冠，一触而被人戳破，于是乎恼羞成怒，原形毕现，就不惜倾其全国之师，数十年的军火积蓄，与夫最后的经济孤注，拼死命的来施行奸淫掠劫，屠杀毒化等王道政策了。这种疯狂的兽行，在他们向自己

老百姓作欺骗宣传的时候,叫作皇军的荣誉,而在全世界文明人,以及被侵略的我们大国人的眼里,简直是黄鼠狼的绝命屁。证据很多,举不胜举。最直截了当的文献,我只提一提英国 H. J. Timperley'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田伯烈著,《日本之暴行》)就对。

他们以恫吓和欺骗的手段,强拉了他们国内仅有的驯良老百姓,一船一船的载壮丁与军火而俱来,不旋踵间,就一船一船的载了白骨与死灰而回去。伤兵是要活烧,尸骨登岸是在夜间的。偶尔被一二新闻杂志,透漏了一点消息,军部发言人,只说“是支那大陆里拣来的狗骨”。这些狗骨,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以及中立国公正人士的计算,现在却已经积到了七十四万具了,他们的老百姓也正在疑心,支那大陆里,何以死狗竟会如此之多。他们的豫计(实际上也在一次一次的公开向他们的老百姓宣传。)是攻陷上海,攻陷南京后,我们一定会屈膝求和的。然而我们于要求了敌人一定代价,消耗了对方相当的兵力军火与经济之后,转移阵地,放弃点线,退一步稳一步,所有的土地,面积依然是那么的多,所有的壁垒,阵形依旧是那么的固。这才稍稍表现了我们一点长毛物五柱擎天的法术,而在小鬼蜮却早已力竭声嘶,手忙脚乱了。于是乎一变又一变地,再来五师团,再来十师团的攻徐州,攻武汉,攻广州。长江一役,狗骨堆积二十万具,广州附近,现在虽还不能正确的计算,但据欧美各国战地旅行者的报告,敌人伤亡数将近十万,被牵制而进退不得的瓮鳖,其数也在十万左右。

当我们没有放弃武汉之先,敌人曾集中宣传,指天赌地的向他们老百姓立欺骗之誓说:“只教攻下武汉,攻下广州,我们便可

以征服支那了。以后便人人可以发大财万事大福，将欧美在中国的权利，无论大江南北，马上可以全部的夺取过来，变成独占。”

但是现在却怎么样了呢？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只能再变一变了。这将近第七十二变的全貌，就如下述：

（一）只教攻击我们的领袖下野，目的就算达到。所用的是分化、离间、造谣、威胁等手段。

（二）破坏我们的法币，使我们民众对中央失去信仰，造成普遍的恐慌。

（三）扬言中央政府，已变成地方政府，无抗战的意志与实力，使友邦感到失望。

（四）粗制滥造些傀儡组织，造成联邦政府的伪名，由平津伪政府，南京伪维持会，蒙疆，汉口，广州等伪组织中，抽调几个走狗出来，组成一大傀儡班来代替中央。另组一对支中央机关，为太上政府，来作提线的把戏。

（五）绝断我们军火的来路，用挑拨、威胁、延宕等手段，使我们得不到国际的援助。

简而言之，缢鬼最后的一副狞面，就是如此。但是（一）我们的统一，我们的拥护领袖，拥护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万不会因此伎俩而有丝毫的动摇。（二）法币的信用，因大借款的成功，与国际物资输出的增加，只有得日固一日，近来在外汇上，已见汇率的高涨了，而伪组织伪政府的准备银行券及军用券等在中国，却绝对没有外汇的价值。平津以及各游击区里的伪币，至少须贴水一成。在大部分的地方，用伪币简直买不到货。（三）中

央的政权，依旧在游击区，敌人的后方发挥实力，中央的威信，丝毫也没有摇动。外使的呈递国书，必去重庆。我们所服从的政府，也只有中央，不是走狗汉奸，奴才逆种，决不承认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有什么伪政府伪组织。连敌人所竭力在煽动与诱惑的西北同胞，尤其是五马统率下的同胞全体，统在指斥伪组织的荒谬，向中央誓死效忠，其他的可不必说了。（四）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像人的人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不穿上的禽兽，世界上哪里会有承认他们是政府的理性人与正义国？有，恐怕只是些他们的同类与疯狗罢了。（五）香港的海口断了，我们还有海防，缅甸，新疆等国际交通的大道可走。国际间对我的援助，只会因敌人的将次崩溃而增强。如英美的借款与对远东态度的合作，向暴敌迭次提出的抗议，对敌人延宕敷衍政策的声斥，与夫苏联渔约的破弃等等，只举表面上我们所知道的一端来说，不已就很明显的了么？

最后，且看一看军事局面吧！敌人所占有的地方，只是线和点，有些地方，连线也时断时续，连不起来。至于面的全部，当然依旧是在我们的手里。全面游击战发动之后，大江南北可以不必说了，就是冀东与伪满境内，我们的游击队，最近也大大发挥威力。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却是从敌人的情报里传出来的正确消息。他们所覬覦不已的江西湖南，迄今相持三四个月，有一点进展没有？广州只西阻于西江，东退出惠州，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在白云山下，市区四周进出了。敌人所夸的一月之内，将攻至重庆，昆明，兰州的狗屁梦话，能实现到十万分之一不能？

且看吧！敌人的壮丁，已经抽到了军需工人，敌人的百四十

万万无理算段的军费，已经用到了百三十七万万有余，增税增至百分三百六十，而东碰壁西倒戈，迫不得已，只好早发一个宣言，夕来一个和议的变相屈膝，这种种丑态，这种种幻变，究竟是在说些什么？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非但我们自己有此信念，就是第三国的公平观察者，如《泰晤士报》的通信员，英国放送协会 B. B. C. 的放送家 B. Bartlett 的自叙传 *Intermission in Europe* 的一书里，也在这样的说，其他凡熟悉东方情形，或亲自来中国视察过战地的欧美各国的先进，结论都是一样。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